

王颖 著

大漠紫金刀

中国文联出版社

中



大漠紫金刀

王颖著

I247.5
21.73
.2

中国文联出版社

中

目 录

- 第 一 章 凤落平场受犬欺……………(1)
- 第 二 章 相识原是故人子……………(20)
- 第 三 章 堪回首 旧情如丝……………(38)
- 第 四 章 诡计何惧 金刀初试……………(57)
- 第 五 章 火龙洞前斗勇智……………(75)
- 第 六 章 出手才见高低……………(93)
- 第 七 章 别去也 无限关山……………(110)
- 第 八 章 鄯善国境风雷激……………(125)
- 第 九 章 乘乱灭强敌……………(149)
- 第 十 章 “小刁蛮”惹事生非……………(162)
- 第 十 一 章 险地觅爱侣……………(187)
- 第 十 二 章 举先锋 草滩竞技……………(206)
- 第 十 三 章 好个假道士……………(223)
- 第 十 四 章 夸文采武略 谁家子……………(244)
- 第 十 五 章 蹈西海魔地……………(263)
- 第 十 六 章 探冰窟湖底……………(280)

第十七章	草莽胜将军兮 有几许·····	(303)
第十八章	不是冤家不相遇·····	(331)
第十九章	怨瑄声声兮 情难寄·····	(360)
第二十章	遭暗算 老马失前蹄·····	(379)
第二十一章	设下擒龙搏虎计·····	(401)
第二十二章	惨烈如此·····	(423)
第二十三章	将门女又出怪主意·····	(449)
第二十四章	秦岭道上夺王妃·····	(469)
第二十五章	龙子困匈奴 觅地千里·····	(495)
第二十六章	幸不负重托 夜黑归骑·····	(519)
第二十七章	谁栽苦树结苦果 自己·····	(537)
第二十八章	天网恢恢 报应有时机·····	(557)
第二十九章	公主性急战乱起·····	(581)
第三十章	网不破便是鱼死·····	(603)
尾 声	两分天下作结局·····	(622)

第十三章 好个假道士

徐正向场中望去，果然见那个“青海魔尊”的弟子有些招架不住了。

这“青海魔尊”的弟子，估计是西南夷人氏，在长刀上的业艺非同凡响。他一会儿单手握刀飞舞如龙蛇，一会儿双手握刀，刀刀如电劈雷炸。他架刀、缠头、反蹬刀、撩、扎、砍、扫，沉雄有力。看其内劲，徐正觉得并不在他之下。可是煞是作怪，长刀如此凶狠，竟连“苍梧野叟”蒺藜杖上一根尖刺都未砍断。不知是“野叟”的蒺藜杖是上好精铁打就，还是他的内力过强，运于杖上，使其难以损坏。

徐正再看那“苍梧野叟”的杖法，确是另辟蹊径。这杖法动作古朴，气势勇猛。劈、扫、戳、拦、格、挑、点、云、崩、扑、搬、绞、挂等，招招都大开大合，气概非凡。这时听得“金刀丐”倪小山说道：“唔，这家伙果然是楚项的后人，他的棍法就叫‘项王棍’，亦称‘天奇棍’，是楚项王传授给军队中江东弟子的。”

“三尾绿凤蝶”不解地问道：“这‘野叟’使的不是杖嘛？”

“我老人家没看错，杖和棍没啥区别，他是将棍法揉合到蒺藜杖上来了。”

倪小山的话音刚落，就听得奚茵茵“哎呀”一声喊，原来此时场上已有了结果。

那“苍梧野叟”一杖崩开了对方的长刀，一记“蝎子背尾”，藜杖就势在对方胸前划过。你想那蒺藜杖上满是尖刺，这一拖一带何其厉害。只见这中年凸脸男子胸前衣衫尽破，在露出的胸膛上，现出几道又深又长的血痕，紧接着血珠不停地渗出。这中年男子穿的是白衣，胸腹一片沾满了鲜血。

凸眼凸脸的中年男子还想再拼，被“青海魔尊”喝住。随着这负伤男子跳出场外，又一个中年男子从“青海魔尊”身后跳进场中，看年纪这个又似大了几岁。

这男子还未与“苍梧野叟”过上招，见离犹非、杨玉不远处的一张矮桌前，站起了一位酋长。他大着嗓门叽哩咕噜向犹非等人说了几句，又听犹非答复了几句，他就转身又向“苍梧野叟”说了几句什么话。

这些话徐正他们全然不懂，好在旁边有义务译长，身旁的人译道：“这站起身来的就是罕部落的靡当儿酋长，他说‘青海魔尊’这样搞车轮战法就是赢也赢得不光彩。”

“犹非酋长怎么说？”徐正不禁问道。

“盟长说比武之先并没有约定连赛几场就得胜，不用再比下去。只要有人挑战，比赛就要继续进行。”

“这靡当儿怎么说？”

“他说那总可以叫场上的人下来休息一阵，他正招呼‘苍梧野叟’呢。”

果然，靡当儿身后站着的译长讲的是汉话，“苍梧大师，

靡当儿酋长请你下场歇息一下再战！”

“苍梧野叟”向地上吐了口痰，哑着嗓子道：“不用，待老叟打败了这个再说。是不是可以给老叟来点酒。”

译长连忙捧起一把瓦壶，走到场中，递给了“野叟”。“野叟”也不管酒味如何，是醇是淡，拿起壶来如作牛饮，几口便将一壶酒喝光了。

倪小山仿佛受了感染，也拿起他的小葫芦来，一摇，葫芦里滴酒不剩。他叹了口气，嘴咕嘟着：“这些酋长老小子们倒会享福，要是在汉国，凭老人家一把金刀——”

徐正安慰他，“师叔，等有了机会，在下给你到帐篷里买点酒来。”

“你小子拉我老人家来为你出力，是得孝敬孝敬才是。”

“有机会去辟邪山庄，在下搬两大缸酒来，让你醉上几天几夜。”徐正笑笑。

就在这几句话的功夫，场上又打将起来。

“苍梧野叟”的“天奇棍”法果然是一代枭雄的霸王棍法，不可小觑。他虽然战罢三人，对的是第四位敌人，可蒺藜杖施展开来，呼呼生风，极尽功力。丈余周围的地面上，没有踩倒的小花小草，被杖风扫得东摇西晃。

看得出，上场的中年男子比方才落败的功力又稍许高了些，但仍是难摆其锋，加上他的腰刀比方才师兄弟的轻了一些，攻了几次，竟突不破“苍梧野叟”的杖影。他只得满地游走，寻找破绽。

不料这男子寻机进攻是假的，他是得了“青海魔尊”密

示，另有图谋。他虚劈三刀，转身即走，“苍梧野叟”不疑有它，乘胜追赶。正在一跑一追的当儿，听得“嗖嗖嗖”的声音，这男子连发十二把飞刀，向那“苍梧野叟”射来。这飞刀既分上中下三路，又左右兼顾，力道十足。“苍梧野叟”连连舞动藜杖挡格，十一把飞刀被他震落，仍有一把飞刀插进了左肩。

那男子见“苍梧野叟”中了一刀，正是下手时机，立即返身再战，腰刀舞得生风，全是一派进攻的劲头。

“苍梧野叟”并不含糊，舞动藜杖，力敌这中年男子。此番交战，再不似方才一逃一追的景况了。

看来那中年男子是犯了急躁的毛病。

他以为“苍梧野叟”连战三场，体力已有不逮，现又负伤，还有多大能为？凭他“青海魔尊”高座弟子的武功，不是在十招以内就杀却对方？他哪里知道与野兽为伍，吃兽肉野果的野人，自有不同于常人的体力。加上“野叟”中了暗器，又恨他入骨，当然手下绝不留情。三招过后，“野叟”用藜杖架住腰刀，直抢中宫，飞起一脚，踢中了中年男子的小腹。这事煞是古怪：“苍梧野叟”赤着双脚，并未穿钉鞋，对手又是武林高手，这一脚竟承受不起。那男子挨了一脚，捂住小肚，连退数步，一口鲜血喷出，倒地死去。

“苍梧野叟”连看都不看，一咬牙拔出左肩上的飞刀，从地上挖出点泥来，吐了口唾液，往伤口上一贴，当作没事人一样。

这是比武迄今死的第一人，围观之人纷纷扬扬，掀起了

一阵风评。有的说这男子用心太狠毒，使用暗器，被打死活该！有的说野人到底比咱们能磨，中了一刀像没事人一样！有的说这下杀了“青海魔尊”的弟子，你看“魔尊”决不会罢休，有好戏看了。

果然，不但“青海魔尊”飞掠当场，身后几名弟子也跃进场中，有两名弟子探了探躺在地上人的鼻息，向师父说了几句什么。估计是说他们的师兄是命归黄泉难以返阳了。

“青海魔尊”四大弟子均被“野叟”击败，其中大弟子被踢死当场，颜面尽失、怒火中烧。他已顾不得风度，立时要同“苍梧野叟”再作较量。

这下可急坏了罕部落酋长靡当儿。

原来，这争夺先锋将之举，本也是勾心斗角的一场较量。

杨玉与犹非均是先零部落的首领，西羌诸部落首数先零部落实力最为雄厚，故而盟长之位始终落到先零部落的头上。罕部落与拜部落实力次之，靡当儿不愿甘为牛尾，请出了“苍梧野叟”，想将三军中军将实权拿到手中。而“青海魔尊”则是犹非邀请来的。这一魔头一野人之斗，便变成了两大部落争权夺利的斗争。

靡当儿知道“青海魔尊”的厉害，又考虑到“苍梧野叟”连战四场，左肩负伤，功力消耗太大，决非是“青海魔尊”的对手。他也不管比武场中的规矩，亲自上场，要“野叟”下场来暂歇片刻。可此刻“青海魔尊”拦在当面，决意立即报仇；“苍梧野叟”又形同野人，倔得可以，他被飞刀所伤，

发了野性，不肯退步。那主席台上，犹非又深恐“苍梧野叟”被靡当儿劝下场去，急急宣布比武开始，弄得靡当儿拽了“野叟”几下，没有拽动，忧心忡忡地回归座处。

“青海魔尊”狡猾之至，他知道野人的头脑简单，先用话来套住对方。

“尊者看你连比四场，委实累得不轻，你如果想下场去休息一天半日，尊者决定网开一面。好在今日死与明日死没多大差别。”

这话当然是经译长翻译的了。“苍梧野叟”一听，更加生气，“哼哼，用不着你猫哭老鼠假慈悲，就是现在比试，老叟也不怯于你。”

“‘苍梧野叟’，你看我俩如何比试？”

“你说如何比就如何比！”

“那好，兵刃无情，恐有不测，本大师和你比拼一下内力如何？”

这实在是个圈套，就是看热闹的外行人，都看出这“青海魔尊”的叵测居心。你想，纵然两人功力相若，一个连斗了四场，一个神定气闲，两人如何能匹敌？可这“苍梧野叟”偏偏只有蛮力，没有心计，欣然入彀，一点迟疑都没有。

“随你如何，老叟奉陪到底！”“野叟”大声答道。

徐正暗暗替“苍梧野叟”叫苦：糟了糟了，这“野叟”必死无疑。

“青海魔尊”脸上露出阴险的笑意，说道：“就如此说定了，你我来拼上几掌！”

话音未落，“魔尊”已倏然出掌，他第一掌便用上了八成功力。

“苍梧野叟”也运起右掌，向着“魔尊”的掌上击去。只听得“呼”地一声响亮，“魔尊”只退后一脚，“野叟”则连退了三步。

经这一试，“魔尊”心中更是有数，他提起双掌，一运功，骨骼哗喇作响，两掌的掌心，冒出了濛濛的青白之气。

徐正一看，连忙问倪小山：“师叔，你看‘魔尊’的掌煞是古怪。”

“嗯，”倪小山也一脸凝重：“听说这‘青海魔尊’是数十年前威震川、青、藏的‘冰雪泉鹰’阿洛扎布的弟子。那阿洛扎布练掌于珠穆朗玛峰上，一双玄冰掌击中人身，常人会冻结成冰块。想来这‘青海魔尊’也是如此。”

“唔，原来他比拼掌力，是想用这一绝招制人于死地。”

“看来他的弟子都有这种掌力，只是方才相斗，使的是兵刃，而‘苍梧野叟’内功卓著，弟子们的这一绝招归于无用。现在他可要拿出看家本领来了。”

“师叔，如果‘青海魔尊’胜了‘野叟’，他是鲜有敌手了。我们出场，能胜他吗？”

倪小山摇了摇头：“难说，如果他是玄冰掌，师叔我老人家怕也承受不了。”

徐正却满有信心，“师叔，晚辈倒有个好主意。”

“你说！”

“你看他运玄冰掌那模样，肯定很消耗内力。他打败‘苍

梧野叟’，起码要消耗一、二成功力。那时师叔你再上场，最起码也能耗去他五成功力，然后侄儿替你，到那时，他不过二、三成功力，侄儿有把握胜他！”

“嘿嘿，你这坏小子。师叔难道看不出你的葫芦里卖的啥药？你是让师叔打头阵，当替死鬼！”

倪小山话虽如此说，心里想这倒不失为一个好主意。他是被徐正拉来助力的，一切都是为了这个师侄，只要徐正获胜，那依丽玛就肯定能够救得出来了。

场上，“苍梧野叟”一看“青海魔尊”那模样，亦知道情形严重，此掌非同一般。他同样运动双掌，将功力提到十成，缓步迎上前去。

又听得“啪”地一声巨响，这声音比第一次还响亮得多。两人的双掌又击在了一起。

这一下，“青海魔尊”退得两步，“苍梧野叟”连退了七八步之多。并且，更令“野叟”想不到的是，他左肩用泥巴糊住的地方，震得脱落，鲜血开始流了出来。外加“青海魔尊”的冰寒掌气攻入了他的体内，“苍梧野叟”簌簌发起抖来。

愈是这样，愈加激发了“苍梧野叟”的野性，他哇啦哇啦一阵嚎叫，第三次运起了掌力。

“青海魔尊”也在运掌，他脸上露出了狞笑，心道，“这一掌，叫你这个野人回姥姥家去！”

两人再度冲近，眼见得双掌又要相撞之时，那“苍梧野叟”人突然一矮，双掌击向了“青海魔尊”的小腹。

“青海魔尊”原以为野人的头脑单筒，根本忽略了山野粗人也自有他的心计。他完全没有防备，因而也未加躲闪。这一下，“苍梧野叟”双掌击中了他的腹部，他的双掌击中了“野叟”的前胸。

“苍梧野叟”飞出一丈有余，跌扑在地。“青海魔尊”则蹬蹬蹬连退了四五步，两手按住小腹，蹲了下去。

四围观看的人众，人人大气都不敢出，想等出结果来。自然，这其中，有人盼“苍梧野叟”能够爬将起来，还有人则盼“青海魔尊”能够站立起来。

隔了好一会儿，“苍梧野叟”显见得死了；那“青海魔尊”渐渐恢复，站立场中。

这一场比试，“苍梧野叟”输了，他用死来证明了这一点。

摩当儿神情灰暗，叫人将“苍梧野叟”的尸体抬了出去。

两个上场抬尸之人，手一触到“苍梧野叟”的尸体，便“叽哇”叫了起来。原来他们触手冰凉，“野叟”尸体已经冻硬。一人只好解下腰带，套在“野叟”脖子上，拉将出去。令围观者看之骇然。

犹非与杨玉脸上露出了笑意。“野叟”冻僵的尸体，就是一种传扬。“魔尊”玄冰掌天下无敌。看来，这次夺魁，非“魔尊”莫属了。

犹非装模作样地站起来呼喝了几声。译长翻译道：“看还有谁敢下场与‘魔尊’大师一较高低？”

话音未落，一条青影已撞入场中，并且还高声叫道：“让我老人家来会会‘魔尊’的绝活。”

众人看去，却是一个中年道士。

看这中年道士，个头比“青海魔尊”矮了半个脑袋，其貌不扬，看不出有啥能耐，竟敢向不可一世、锐气十足的魔头挑战。这倒一下子引起了围观人的兴趣。

“来者通名，是否与汉官府有甚瓜葛？”犹非让译长喊话，验明身份、资格。

“老人家叫倪——昆仑，是昆仑山的道士。”

昆仑派自为一教，高居昆仑山，既与汉官府无甚关联，又同西域诸国、西羌诸部落没有交往，符合参试条件。

“请问倪昆仑与毕元真毕掌教是何关系？”犹非变得客气起来。

“老人家是毕道长的师叔缪开堂单独调教出来的弟子，要说论辈份，老人家称毕道长一声师兄。”

这辈份够份量。近二十年前，毕元真就为昆仑山道教的掌门人了。他与掌教平辈，这身份岂非高出其余三辈弟子。

倪小山知道，二十年前“天时宫”那场大战，缪开堂毙命，这之前缪开堂很少收徒。现在还硕果仅存的昆仑三老——中昆仑毕元真、东昆仑汤元禄、西昆仑刘元斌，则是属缪开堂师兄传授的一支。如若他冒充毕元真座下的什么人，不仅嫌辈份太小，还容易露馅。不过，就是冒充缪开堂的弟子，他也觉得屈得慌。心中暗道：“妈的，让你这老死鬼讨一次便宜。”

这名头一出，犹非也只得站起身来一拱手：“失敬失敬！”

那倪小山报罢假名，走到了“青海魔尊”的面前，喊道：“青海老魔，咱们如何比试？”

“青海魔尊”一听他报出是与昆仑掌教同一辈的人物，暗自心惊。他长居青海湖一带，知道昆仑派是西域最大的一个武林派系，其内高手如云，他往常再暴虐，也不敢轻易得罪昆仑派。所以他感到这场比试定不是一次善举。又一看，这个“倪昆仑”不过三十五六年岁，而昆仑三老已届八旬，此人怎有如此大的辈份？难道这么年轻的小子武功会同三老在伯仲之间？他不敢轻信，也不敢不信。故而对倪小山的问话没有及时作答。

倪小山见他答，自顾自地说下去道：“我老人家想，老魔你被‘苍梧野叟’击伤了小腹，腹部丹田乃气海所在，受了伤便不能强行运动，打出你的‘玄冰掌’了。你若强行施为，受伤更重，即便打赢了老人家，恐怕非得调养数年方能复元。我老人家考虑到这一点，放你一马，决心不讨这个便宜，和你比比兵刃，如何？”

要知道倪小山对“青海魔尊”的“玄冰掌”颇有畏惧，见到“苍梧野叟”变成冻尸，更觉得还是“避其朝锐，击其暮归”为妥，不然就是打赢了对方，自己成了冰人，大是不妙。不过，他这几句话也的确说到“青海魔尊”心里去了。

“魔尊”面对的是辈份极高、功力未测的昆仑高手，若要强行比拼掌力，说不定会毁了他一甲子的功力，大是不值。

“那就随你，尊者与你比比兵刃就是了！”

倪小山听得对方允应，“唰”地一下，从左右腰侧拔出两把匕首来。

“青海魔尊”大约是很久不用兵械了，没有带在身上。他转身向弟子一招手，一名弟子给他送来了两件圆形兵刃。倪小山一看，识得是一对乾坤圈。

两人各看着对方的兵器，一霎那发愣，都忘记了动手。那尊者感到奇怪。

他久经战仗，什么武器均都见识过，对匕首不会不识。可是大凡武林中的名宿巨擘，却没有一个人是用匕首作兵刃的。眼前这个人辈份甚高，而且武艺也不会太差，不然不敢向他尊者挑战，除非是个自寻死路的痴汉。像这样的人怎么会用起匕首来，这倒真是第一次碰见。须知匕首再长也长不过尺许，只能近身搏击。像尊者这样的人安能任意让敌手滚近身边，那还不轻易一掌将其击毙？他实在想不透这个“倪昆仑”是个什么路数之人。

那倪小山则也盯着对方的武器，在作一次心理准备。

乾坤圈又名金刚圈，或叫阴阳刺枪，往往是两手一手一个。看尊者两个乾坤圈，直径尺许，重约8至10斤，形如手镯，约占四分之一的圈环为握手。内厚外薄，外缘还有薄刀的锯齿形尖刺组成。这种兵刃圆周四处均可击敌，还能当暗器掷出。是为较难对付的兵刃之一。他心想似尊者这样的敌手使起这种兵器来，自会不同于寻常庸手。如此，必得小心为上。

两人相互打量，不过是极短的霎那。首先发动攻击的是

倪小山。

倪小山是名闻天下的“金刀丐”。他所以闻名，并不在于武功，而是宣帝皇上赠给他的那把金匕首。他只要一亮出这金刀来，身份自然暴露无疑。因而他这次来西羌，藏起了金刀，改用寻常的匕首。

他手握两把匕首，前冲几步，突然身子一仆在地，接着一个滚进，来到了“青海魔尊”的身边，举起匕首，就向“魔尊”的下盘乱刺。这种打法，令“魔尊”大吃了一惊，连忙纵跳着趋避，同时挥舞乾坤圈，防护下盘。

倪小山从小当乞丐，受人凌辱，挨人打时，就躺在地上耍赖，他将这种技艺称之为“就地十八滚”与“缩身功”。就是当侍卫护送解忧公主去西域时，也只会这种防身技艺。后来得常天庆传授“无相神功”，他这种技艺得到了高度发挥。一般而言，这种钻裤裆、捏下阴、砍人脚后根的赖皮打法为名家所不耻不为，可倪小山生来就是乞丐，根本不管自己是否名家不名家，率性而为，倒成就了他自己一套打法。

你想就是硬地上他都不怕衣脏衣破、皮开肉烂，何况这松软的草地。他这种功法在草地上施展，真是如鱼得水。

这可真苦了“青海魔尊”了。

“魔尊”身材高大，他手中的乾坤圈又属小兵器，必须弯下腰来方能够到地上。正巧他的腹部伤痛未愈，每一弯腰都隐隐作疼，更增加了他的不便。几个回合下来，忙得他左右乱跳，犹如羌地跳大神的巫师一般。

倪小山一招“鲤鱼跃龙门”，合身向前一扑，两把匕首分